

曹禹

著

雷

雨

不，
放在那儿。不，
(你还是倒了它。
四风 (犹豫) 嗯。
我大概是够够了。
您忍一忍吧。
是。

不好喝，倒了它吧！
周蒙蒙：会四风倒了它？
严厉的腔：好。（想起林园。）要不，

四幕悲劇

你先把它放在那儿。不
(厌恶)你还是倒了吧。
这些年喝这种苦药，我大概是要够够的了。
香四凤 (拿着苦药碗) 您忍一忍，喝了吧。
周紫筠 还是苦药能够治病。
香四凤 倒掉！(自己觉得失了身)
香四凤 这次大爷回来，我听老妈子说瘦了。
香四凤 嗯，瘦多了，也黑多了。

曹禺

著

雨

周慕府 不好喝，倒了它吧！
“好，（想起外國
「西風的聲」要「不

四幕悲劇

你先把它放在那儿。
(叹息)你还是问
香四凤 (说书)
香四凤 (哭着说)我大娘是喝药
死的。你还苦药能救活什
么呢！(自己觉得失了身
份)这次爸爸回来，我听他妈子说瘦了，
香四凤 瘦，瘦多了，也黑了。

(京)新登字0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雷雨/曹禺著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4.9

(中国现代名剧丛书)

ISBN 7-02-001856-4

I.雷… II.曹… III.①话剧-剧本-中国-现代②曹禺-剧本 IV.I234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00506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137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.875 插页2

1994年9月北京第1版 199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-30,000

定价5.05元

人 物

姑奶奶甲(教堂尼姑)

姑奶奶乙

姊姊——十五岁。

弟弟——十二岁。

周朴园——某煤矿公司董事长，五十五岁。

周蘩漪——其妻，三十五岁。

周萍——其前妻生子，年二十八。

周冲——蘩漪生子，年十七。

鲁贵——周宅仆人，年四十八。

鲁侍萍——其妻，某校女佣，年四十七。

鲁大海——侍萍前夫之子，煤矿工人，年二十七。

鲁四凤——鲁贵与侍萍之女，年十八，周宅使女。

周宅仆人等：仆人甲，仆人乙……老仆。

景

序 幕 在教堂附属医院的一间特别客厅内。

——冬天的一个下午。

一 幕 十年前，一个夏天，郁热的早晨。

——周公馆的客厅内(即序幕的客厅，景与前大致相同)。

第二幕 景同前。

——当天的下午。

第三幕 在鲁家,一个小套间。

——当天夜晚十时许。

第四幕 周家的客厅(与第一幕同)。

——当天半夜两点钟。

尾 声 又回到十年后,一个冬天的下午。

——景同序幕。

(由第一幕至第四幕为时仅一天)

序 幕

景——一间宽大的客厅。冬天，下午三点钟，在某教堂附设医院内。

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门，通外面；门身很笨重，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，门前垂着满是斑点，褪色的厚帷幔，深紫色的；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，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。右边——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——有一扇门，通着现在的病房。门面的漆已蚀了去。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，配起那高而宽，有黄花纹的灰门框，和门上凹凸不平，古式的西洋木饰，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，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。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，深紫的绒幔，半拉开，破成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。左边也开一道门，两扇的，通着外间饭厅，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，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，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，颜色更深老；偶尔有人穿过，它好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，会发着一种久磨擦的滑声，像一个经过多少事故，很沉默，很温和的老人。这前面，没有帷幔，门上脱落，残蚀的轮廓同漆饰都很明显。靠中间门的右面，墙凹进去如一个神像的壁龛，凹进去的空隙是棱角形的，划着半圆。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，每棱角一扇长窗，很玲珑的；下面只是一块较地板略起的半圆平面，可以放着东西，可以坐；这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有折纹的厚绒垂幔，拉拢了，壁龛可以完全掩

盖上，看不见窗户同阳光，屋子里阴沉沉的，有些²。开幕时，这帷幕是关上的。

墙的颜色是深褐，年久失修，暗得褪了色。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，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色。——右墙近前是一个壁炉，沿炉嵌着长方的大理石，正前面镶着星形彩色的石块；壁炉上面没有一件陈设，空空地，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，火焰熊熊地，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，映出一片红光，这样，一丝丝的温暖，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。壁炉旁边搁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。右边门左侧，挂一张画轴；再左，近后方，墙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，倚的那里，斜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旧式紫檀小衣柜，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。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，两只白饭碗，都搁在旧黄铜盘上。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；在上面，和柜平行的，放一条很矮的紫檀长几，以前大概是用来摆设瓷器、古董一类的精巧的小东西，现在堆着一叠叠的雪白桌布，白床单等物，刚洗好，还没有放进衣柜去。在正面，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只圆凳。壁龛之左（中门的右面），是一只长方的红木菜桌。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，墙上是一张大而旧的古油画，中门左面立一只有玻璃的精巧的紫檀柜。里面原为放古董，但现在空空，这柜前有一条长的矮凳。离左墙角不远，与角成九十度，斜放着一个宽深色的沙发，沙发后是只长桌，前面是一条短几，都没有着东西。沙发左面立一个黄色的站灯，左墙靠墙略凹进，左后墙成一直角。凹进处有一只茶几，墙上低悬一张小画。茶几旁，再略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。屋子中间一张地毯。上面对放着，但是略斜地，两张大沙发；中间一个圆桌，铺着白桌布。

[开幕时,外面远处有钟声。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,最好是 Bach: 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ait Domini Nomini——屋内寂静无人。

[移时,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,姑奶奶甲(寺院尼姑)进来,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,头束着雪白布巾,蓬起来像荷兰乡姑,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,衣袍几乎拖在地面。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,腰间悬一串钥匙,走起路来铿铿地响着。她安静地走进来,脸上很平和的。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。

姑 甲 (和蔼地)请进来吧。

[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,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。进门脱下帽子,头发斑白,眼睛沉静而忧郁,他的下颏有苍白的短须,脸上满是皱纹。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,进门后,也取下来,放在眼镜盒内,手有些颤。他搓弄一下子,衰弱地咳嗽两声。外面乐声止。

姑 甲 (微笑)外面冷得很!

老 人 (点头)嗯——(关心地)她现在还好么?

姑 甲 (同情地)好。

老 人 (沉默一时,指着头)她这儿呢?

姑 甲 (怜悯地)那——还是那样。(低低地叹了一口气)

老 人 (沉静地)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。

甲 (矜怜地)您先坐一坐,暖和一下,再看她吧。

人 (摇头)不。(走向右边病房)

甲 (走向前)您走错了,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。您的太太在楼上呢。

老 人 (停住,失神地)我——我知道,(指着右边病房)我现在

可以看看她么？

姑 甲 (和气地)我不知道。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管,我看您先到楼上看看,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屋内好？

老 人 (迷惘地)嗯,也好。

姑 甲 您跟我上楼吧。

[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。

[屋内静一时。外面有脚步声。姑乙领两个小孩进。姑乙除了年轻些,比较活泼些,一切都与姑甲相同。进来的小孩是姊弟,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,脸色都红得像个苹果,整个是胖圆圆的。姊姊有十五岁,梳两个小辫,在背后摆着;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。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,二人在一起,姊姊是较沉着些。走进来的时节姊姊在前面。

姑 乙 (和悦地)进来,弟弟。(弟弟进来望着姊姊,两个人只呵手)外头冷,是吧。姐姐,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？

姊 姊 (微笑)嗯。

弟 弟 (拉着姊姊的手,窃语)姐姐,妈呢？

姑 乙 你妈看完病就来,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,好吧？

[弟弟的眼望姊姊。

姊 姊 (很懂事地)弟弟,这儿我来过,就坐这儿吧,我给你讲笑话。

[弟弟好奇地四面看。

姑 乙 (有兴趣地望着他们)对了,叫姐姐给你讲笑话,(指着火)坐在火旁边讲,两个人一块儿。

弟 弟 不,我要坐这个小凳子!(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)

(和气地)也好,你们就坐这儿。可是(小声地)弟弟,你得乖乖地坐着,不要闹!楼上有病人——(指右边病房)这旁边也有病人。

(很乖地点头)嗯。

弟弟 (忽然,向姑乙)我妈就回来吧?

姑乙 对了,就来。你们坐下,(姊弟二人共坐矮凳上,望着姑乙)不要动!(望着他们)我先进去,就来。

[姊弟点头,姑乙进右边病房,下。]

[弟弟忽然站起来。]

弟弟 (向姊)她是谁?为什么穿这样衣服?

姊姊 (很世故地)尼姑,在医院看护病人的。弟弟,你坐下。

弟弟 (不理她)姐姐,你看,你看!(自傲地)你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。

姊姊 (瞧不起地)看见了,你坐坐吧。(拉弟弟坐下,二人又很规矩地坐着)

[姑甲由右边厅进。直向右角衣柜走去,没看见屋内的人。]

弟弟 (又站起,低声,向姊)只有一个,姐姐!

姊姊 (低声)嘘!别说话。又拉弟弟坐下)

[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,将长几上的白床单,白桌布等物一叠叠放在衣柜里。]

[姑乙由右边病房进。见姑甲,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,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。]

姑乙 (向姑甲,简截地)完了?

姑甲 (不明白)谁?

姑乙 (明快地,指楼上)楼上的。

姑 甲 (怜悯地)完了,她现在又睡着了。

姑 乙 (好奇地询问)没有打人么?

姑 甲 没有,就是大笑了一场,把玻璃又打破了。

姑 乙 (呼出一口气)那还好。

姑 甲 (向姑乙)她呢?

姑 乙 你说楼下的?(指右面病房)她总是那样,哭的候多,下说话,我来了一年,没听见她说一句话。

弟 弟 (低声,急促地)姐姐,你给我讲笑话。

姊 姊 (低声)不,弟弟,听她们说话。

姑 甲 (怜悯地)可怜,她在这儿九年了,比楼上的只了一年,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。——(欣喜地)对了,楼上周先生来了。

姑 乙 (奇怪地)怎么?

姑 甲 今天是旧年腊月三十。

姑 乙 (惊讶地)哦,今天三十?——那么今天楼下的就会出来,到这房子里来。

姑 甲 怎么,她也出来?

姑 乙 嗯,(多话地)每到腊月三十,楼下的就会出来,到这屋子里;在这窗户前面站着。

姑 甲 干什么?

姑 乙 大概是望她儿子回来吧,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,就没有回来。可怜,她的丈夫也不在了——(低声地)听说就在周先生家里当差,——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,死了的。

姑 甲 (自己以为明白地)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他太太来,总要问一问楼下的。——我想,过一会儿周先生会下楼来见她来的。

姑 乙 (虔诚地)圣母保佑他。(又放洗物)

弟 弟 (低声,请求)姐姐,你给我就讲半个笑话好不好?

姊 姊 (听着有兴趣,忙摇头,压迫地,低声)弟弟!

姑 乙 (又想起一段)奇怪,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,为什么卖给医院呢?

姑 甲 (沉静地)不大清楚。——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。

姑 乙 (惊讶)真的?

姑 甲 嗯。

姑 乙 (自然想到)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,不把她搬出去呢?

姑 甲 说是呢,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,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。

姑 乙 哦。

[弟弟忽然站起。

弟 弟 (抗议地,高声)姐姐,我不爱听这个。

姊 姊 (劝止他,低声)好弟弟。

弟 弟 (命令地,更高声)不,姐姐,我要你给我讲笑话!

[姑甲、姑乙回头望他们。

姑 甲 (惊奇地)这是谁的孩子?我进来,没有看见他们。

姑 乙 一位看病的太太的,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。

姑 甲 (小心地)别把他们放在这儿。——万一把他们吓着。

姑 乙 没有地方;外头冷,医院都满了。

姑 甲 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。万一楼上的跑下来,说不定吓坏了他们!

姑 乙 (顺从地)也好。(向姊弟,他们两个都瞪着眼望着她们)姐姐,你们在这儿好好地再等一下,我就找你们的

妈来。

姊姊 (有礼地)好,谢谢你!

[姑乙由中门出。]

弟弟 (怀着希望)姐姐,妈就来么?

姊姊 (还在怪他)嗯。

弟弟 (高兴地)妈来了!我们就回家。(拍掌)回家吃年夜饭。

姊姊 弟弟,不要闹,坐下。(推弟弟坐)

姑甲 (关上柜门向姊弟)弟弟,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,我上楼去了。

[姑甲由左面饭厅下。]

弟弟 (忽然发生兴趣,立起)姐姐,她干什么去了?

姊姊 (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)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。

弟弟 (急切地)谁是楼上的?

姊姊 (低声)一个疯子。

弟弟 (直觉地臆断)男的吧?

姊姊 (肯定地)不,女的——一个有钱的太太。

弟弟 (忽然)楼下的呢?

姊姊 (也肯定地)也是一个疯子。——(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)你不要再问了。

弟弟 (好奇地)姐姐,刚才他们说这屋子死过三个人。

姊姊 (心虚地)嗯——弟弟,我给你讲笑话吧!有一年,一个国王——

弟弟 (已引上兴趣)不,你给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?这三个人是谁?

姊姊 (胆怯)我不知道。

弟弟 (不信,伶俐地)嗯!——你知道,你不愿意告诉我。

姊姊 (不得已地)你别在这屋子里问,这屋子闹鬼。

[楼上忽然有乱摔东西的声音，铁链声，足步声，女人狂笑，怪叫声。

弟 弟 (略惧)你听!

姊 姊 (拉着弟弟手紧紧地)弟弟! (姊弟抬头，紧张地望着天花板)

[声止。

弟 弟 (安定下来，很明白地)姐姐，这一定是楼上的!

姊 姊 (害怕)我们走吧。

弟 弟 (倔强)不，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，我不走。

姊 姊 你不要闹，回头妈知道打你!

弟 弟 (不在乎地)嗯!

[右边门开，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，在屋中停一停，眼睛像是瞎了。慢吞吞地踱到窗前，由帷幔隙中望一望，又踱至台上，像是谛听什么似的。姊弟都紧张地望着她。

弟 弟 (平常的声音)这是谁?

姊 姊 (低声)嘘! 别说话。她是疯子。

弟 弟 (低声，秘密地)这大概是楼下的。

姊 姊 (声颤)我，我不知道。(老妇人躯干无力，渐向下倒)弟弟，你看，她向下倒。

弟 弟 (胆大地)我们拉她一把。

姊 姊 不，你别去!

[老妇人突然歪下去，侧面跪倒在舞台中。台渐暗，外面远处合唱声又起。

弟 弟 (拉姊向前，看老太婆)姐姐，你告诉我，这屋子是怎么回事? 这些疯子干什么?

姊姊 (惧怕地)不,你问她,(指老妇人)她知道。

弟弟 (催促地)不,姐姐,你告诉我,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,
这三个人是谁?

姊姊 (急迫地)我告诉你问她呢,她一定都知道!

[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下,舞台全暗,听见远处合唱弥撒
和大风琴声。

[弟弟声:(很清楚地)姐姐,你去问她。

[姊姊声:(低声)不,你问她,(幕落)你问她!

[大弥撒声。

第一幕

开幕时舞台全黑，隔十秒钟，渐明。

景——大致和序幕相同，但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。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，在周宅的客厅里。

壁龛的帷幔还是深掩着，里面放着艳丽的盆花。中间的门开着，隔一层铁纱门，从纱门望出去，花园的树木绿荫荫的，并且听见蝉在叫。右边的衣服柜，铺上一张黄桌布，上面放着许多小巧的摆饰，最显明的是一张旧相片，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。柜前面狭长的矮几，放着华贵的烟具同一些零碎物件。右边炉上有一个钟同鲜花盆，墙上，挂一幅油画。炉前有两把圈椅，背朝着墙。中间靠左的玻璃柜放满了古玩，前面的小矮凳有绿花的椅垫，左角的长沙发还不旧，上面放着三、四个缎制的厚垫子。沙发前的矮几排置烟具等物，台中两个小沙发同圆桌都很华丽，圆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。

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，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，屋里家具非常洁净，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。屋中很气闷，郁热逼人，空气低压着。外面没有阳光，天空灰暗，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。

〔开幕时，四风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，背着观众滤药，她不时地摇着一把蒲扇，一面在揩汗。鲁贵（她的父亲）

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零碎的银家具，很吃力地；额上冒着汗珠。

[四凤约有十七八岁，脸上红润，是个健康的少女。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，手很白很大，走起路来，过于发育的乳房很显明地在衣服底下颤动着。她穿一件旧的白纺绸上衣，粗山东绸的裤子，一双略旧的布鞋。她全身都非常整洁，举动虽然很活泼，因为经过两年在周家的训练，她说话很大方，很爽快，却很有分寸。她的一双大而有长睫毛的水灵灵的眼睛能够很灵敏地转动，也能敛一敛眉头，很庄严地注视着。她有大的嘴，嘴唇自然红艳艳的，很宽，很厚，当着她笑的时候，牙齿整齐地露出来，嘴旁也显着一对笑涡。然而她面部整个轮廓是很庄重地显露着诚恳。她的面色不十分白，天气热，鼻尖微微有点汗，她时时用手绢揩着。她很爱笑，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，但是她现在皱着眉头。

[她的父亲——鲁贵——约莫有四十多岁的样子，神气萎缩，最令人注目的是粗而乱的眉毛同肿眼皮。他的嘴唇，松弛地垂下来，和他眼下凹进去的黑圈，都表示着极端的肉欲放纵。他的身体较胖，面上的肌肉宽弛地不肯动，但是总能很卑贱地谄笑着，和许多大家的仆人一样。他很懂事，尤其是很懂礼节。他的背略有点伛偻，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他的主人答应着“是”。他的眼睛锐利，常常贪婪地窥视着，如一只狼；他很能计算的。虽然这样，他的胆量不算大；全部看去，他还是萎缩的。他穿的虽然华丽，但是不整齐的。现在他用一条抹布擦着东西，脚下是他刚刷好的黄皮鞋。时而，他用自己的衣襟揩脸上的油汗。